

德龄公主 著

# 我和慈禧太后

刘雪芹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德龄公主 著

# 我和慈禧太后

刘雪芹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慈禧太后/德龄公主著;刘雪芹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9

ISBN 7-5354-2268-3

I. 我…

II. ①德…②刘…

III. 长篇纪实-中国-近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502 号

责任编辑:艺 红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4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7000 册

---

定价:12.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参加慈禧葬礼的人们。

► 正在下山的慈禧  
(右)与德龄(中)和  
太监(左)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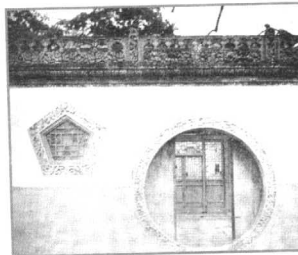
▼ 着晚礼服的德龄公主。



► 紫禁城外的哨房。



► 紫禁城一角。





▲ 下早朝后的慈禧。前面蹲着她的爱犬。

▼ 着百蝶服的慈禧。



▼ 慈禧穿着一件饰有三千五百颗珠宝的长袍，外面罩着用竹叶装饰的披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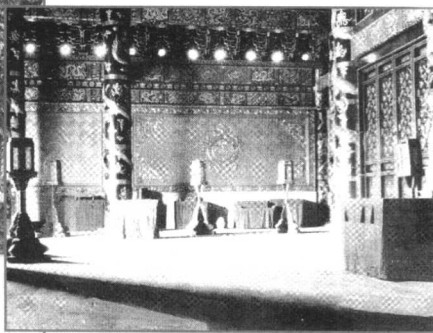
- 身着戏装的慈禧 (中) 与大监李莲英 (左) 和崔玉贵 (右) 在一起表演。



- ▼ 慈禧 (右二) 与德龄 (右一) 和她的妹妹容龄 (左二) 及她们的母亲 (左一) 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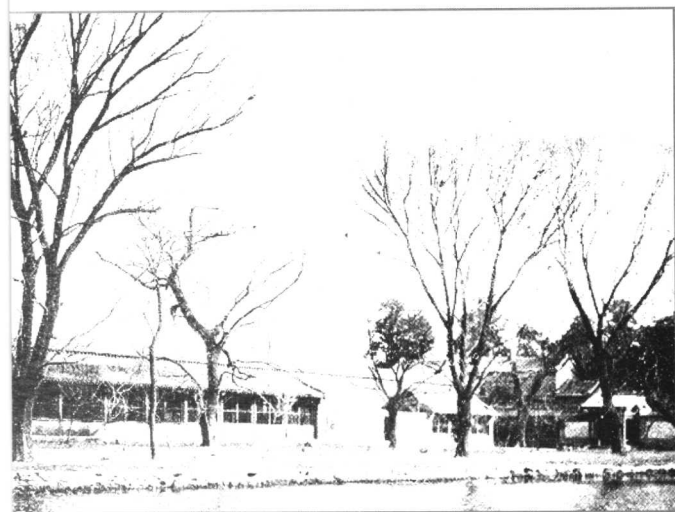


- ▼ 慈禧陵墓的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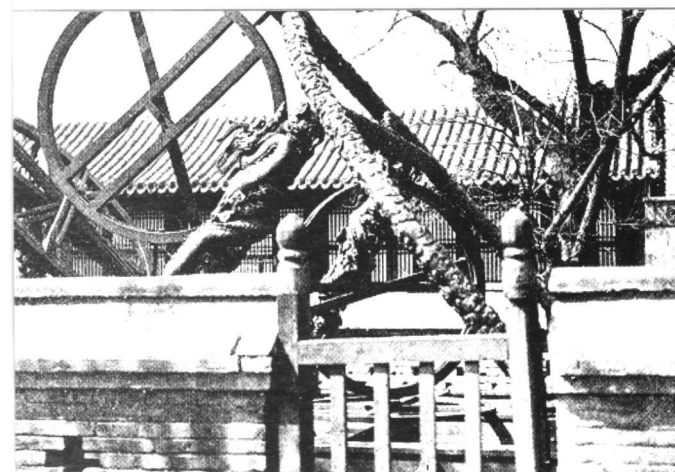




◀ 英国使馆门前。



◀ 慈禧冬天的寝宫外。



◀ 北京城墙上的天文装置。

## 丛书序言

方汉文

“海尘新生石山下”，“劫灰飞尽古今平”。

世界文明古国无不历尽沧桑，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在历史长河中体验民族的荣光与屈辱，作为代价的是换来了深刻的民族记忆。而且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已经只留下昔日的光荣，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本体已经发生了所谓转型（transition），与原有形态相去甚远了。

希腊辉煌的创造在罗马人的铁蹄下成为废址，最终汇入基督教文明之中。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早已消失于雅利安人的利刃之下，甚至古老的吠陀经典中已经无法追溯其起源，只有借助考古学发现才有可能想象当年的兴盛。而最早的埃及文明更是早早地转化了类型，留下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作为记忆的物化形态。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文明历史奇迹般地传承下来，经历五千年风雨，至今仍然屹立东方。但是无可讳言，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年历史，却是五千年中最令国人感到屈辱与痛苦的时期。虽然

如此，也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文明变化最重要的时期，记录这一变化的印象与影响，从西方人或长期经西方文化熏染者的目光中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特征，以他人的目光来凝视，从这个目的出发，于是有了这一丛书。

这一丛书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特别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观感，他们从各种视域，抱着各种目的，说着各种话语的评论，上至宫廷朝臣，下到贩夫走卒，尽收于此。以此来为我们认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性格提供一个参考。特别关注的是所谓民间的话语，这是种种最鲜活的话语，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与官方话语不同的“狂欢节话语”，只不过这种话语是面对一个有古老传统的国度，面对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人类生活中的惊异与发现中，最鲜明的、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对同属于人类而又与自己相异的种族的印象。所以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记述了当时一些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争论：不同种族的人类，如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等，应当被看成是同一个种，还是不同的种，如同熊猫与熊之间的区别那样重要。事过境迁，尽管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对这类问题有了成熟的见解，但对于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是人类好奇心最重要目标之一。所以近代以来，当中国人与南海附近的太平洋岛国上的居民接触时，由于看到外形与自己有如此大的差异，竟然有人惊叹：其人几不似我类者。这种怀疑，可以说是与达尔文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们十分相近。

同样，欧洲人对于久已闻名的中国人种与文化一直也是十分好奇与惊异，因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就行销欧洲了，但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人却知之不多。所以近代海路开通以后，对于中国人的观察印象才成为重要的

历史记忆。1515年，葡萄牙人皮雷斯在奉献给国王的《东方诸国记中》说：“中国人的皮肤像我们一样白净。”早在他之前，就有欧洲人断言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是白色人种。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也说过：“中国人的皮肤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为是在靠近热带，有的人比较黑。”西方人对于肤色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过度的兴奋，我们所关注的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印象，这种印象是世界其他种族和其他文化人类的评价，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来说，是“他人的目光”。这是一种在主体之外对于主体的认识，这就使它具有了独特的视域，不同于自我的视域。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旁观者清”，因为文化判断只能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选择，如果从他人来看，旁观者也就是他人，是异己文化的立场，不能克服文化的自我认证。但可以看成是对于一种民族的文化记忆。这就是说，一种是容格所说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是对于他民族的记忆、意识与无意识。

如果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会留下历史印象，世人对于每个民族都有种族文化的记忆。这种记忆由有对于这个民族的人种、程度、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宗教信仰、创造发明、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种种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知与评价。这种评价对于这个民族的自我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参考。希腊人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如果放之于一个民族，那就是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本身。

经过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文化交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日臻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本身的地位也经历了变化，成为世界殖民主义的中心，于是，从原先歌德、莱布尼茨等人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惊叹与羡慕转变为对于一个老弱国家的轻视与敌对。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大批的西方学者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为主旨，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印象的论著。这批论著的意义就在于：从现代社会认识角度观察中国，从现代西方文明视域评价中国，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中看中国。这是有史以来最近距离的观察中国。实际上世事难料，从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观察已不适应于剧变中的中国与世界。于是一段历史记忆被尘封起来，成了历史的化石。如同生物学家笔下所描述的琥珀，它在千万年形成的开端，竟然把当时的一只昆虫包在了松香之中，使它成为了化石。当它的同类早已经化为灰烬时，它竟然在琥珀中那个绝对的真空中，保持了当时一瞬间的状态，这就是它的动态的、有时空象征性的永生，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哲理样板。历史成为了现在，保持了永恒！

正如艾略特《四重奏》中所说：“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同一道理，我们这个丛书就是要开启历史的记忆，把一个世纪前的西方人士或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者对于中国的印象重新复活，回眸历史话语，显现人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记忆与印象。这不是一般的历史，它是活的历史，这不是死去的历史，它是现在的前身，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关联，它是立足于现在的过去。

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是文中必有之义，现代意识的主导观念发于西方文化，它先天地具有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排异性，这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同一，差异性产生的相吸引与相拒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当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的这些西方人（包括西化了的中国人），当时居于优越地位的西方人的眼光中，如果看到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因素时，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实质。这也许只是他们眼中的东方，正像爱德华·W·赛义德所说，一个西方人臆造的东方。

当然，这不是个人思古幽情的阐发，这是一个现代民族的自我认识。这就是历史现象与其影响，正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中所写到的，这是在岁月的额头上刻下的标记。它使一种民族的记忆成为它的财富，即使这种记忆是痛苦的，也作为一种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到的民族的自我认证，其中有自我定位，也有一种自我省察。一个不能自我省察的民族是可耻的，也是可悲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给各国造成巨大创痛的国家中，有的已经在进行反省，有的现在还在欺人欺世，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是可耻的，也是可悲的。而对于在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中国，自省的含义之中就有牢记国耻，不忘弱国贫民的悲惨经历。《国语越语》中所载的“句践（即所谓勾践）雪耻”的故事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人所共知了，句践复国，得之于民族记忆的鲜明，知道吴与越的各自历史与现状，重视历史的反省。古代犹太人走出埃及，从此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但犹太人没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样一句格言就是证明：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当过奴隶。

愿我们把这一丛书中的话语与当代中国相比较，互为认证，这就是一种把历史变为今日的手段。从而在当今盛世，不忘前事。是以为序，就正于时贤与来哲。

## 前 言

### ——德龄公主简介

本书的作者为清朝高级官吏裕庚的女儿德龄公主（1904年她被慈禧太后晋封为郡主），她写作本书是有着特殊的资历的。裕庚，满族正白旗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最进步的政府官员之一。裕庚很小就进了军队，曾参加过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中法战争。1895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担任一个副职，战后又以公使身份出使日本，1898年回国，任总理衙门（全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总理一职。1899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前往法国，在这一职位上呆了四年。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趋于极端保守和反动，裕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他帮助确立了邮政服务在中国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却在对税制进行改革、对军队和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时遭遇了失败，这些活动都太超前于他的时代了。他于1905年去世。

裕庚的进步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中。众所周知，他让自己的女儿们接受了外国教育，这在当时的满族官员中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因此遭到了一些人的弹劾，说他倾向外国、

拥护革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他让自己的孩子在外国入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后来又让女儿们前往法国，进修女学院学习。本书的作者德龄女士就是在那里完成学业并从那儿进入社会的。回到中国后，德龄成了慈禧太后的第一宫廷命妇，这本书就是以她此一期间的经历写成的。她的这一身份使她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能够对这位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举世皆知的女人做出独特的观察与评价，因而使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这位近代中国最不平凡的女性。

后来，她因父亲病重而离开皇宫，到上海服侍生命垂危的父亲，期间，与一位美国人塔多斯·C·怀特订婚，从而结束了她与清宫的所有职责和关系。她于1907年5月21日与怀特结婚。由于与宫中的朋友们骤然之间失掉了联系，她只好满足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这部回忆录，就是这一情形的产物。在这部书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女人——慈禧太后的所有规矩、习俗以及她宫廷中所特有的气氛，都以一位满族妇女亲聆目见的亲切性，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托马斯·F·米拉德

1911年7月24日于上海

# 目 录

|            |   |
|------------|---|
| 丛书序言 ..... | 1 |
|------------|---|

|                  |   |
|------------------|---|
| 前言——德龄公主简介 ..... | 1 |
|------------------|---|

|                     |    |
|---------------------|----|
| 第一章 引子 .....        | 1  |
| 第二章 初入颐和园 .....     | 8  |
| 第三章 在颐和园里观戏 .....   | 16 |
| 第四章 与太后一起吃午饭 .....  | 26 |
| 第五章 与太后一起接见外宾 ..... | 32 |
| 第六章 做第一宫廷命妇 .....   | 37 |
| 第七章 宫中乐事 .....      | 49 |
| 第八章 宫廷命妇 .....      | 63 |
| 第九章 光绪皇帝 .....      | 74 |

|      |                 |     |
|------|-----------------|-----|
| 第十章  | 皇后 .....        | 88  |
| 第十一章 | 满族新衣 .....      | 103 |
| 第十二章 | 太后与美国公使夫人 ..... | 114 |
| 第十三章 | 太后的画像 .....     | 134 |
| 第十四章 | 皇帝的生日 .....     | 157 |
| 第十五章 | 中秋节 .....       | 175 |
| 第十六章 | 颐和园 .....       | 187 |
| 第十七章 | 太和殿 .....       | 202 |
| 第十八章 | 春节 .....        | 212 |
| 第十九章 | 西苑 .....        | 223 |
| 第二十章 | 尾声 .....        | 234 |

## 第一章 引子

1903年元月2日，我的父亲和母亲，即裕庚和裕庚太太，携带着全家，在一大群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到达上海。随行人员中除了第一秘书、第二秘书及其家属、仆人外，还有海军和陆军武官、其他官员及其家属和仆人等，总共五十五个人。我们是在父亲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四年大使任期后，乘坐 S. S. 安南号远洋轮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的。我们到达的那天，一点儿也说不上喜悦，因为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要让那么多的人离船上岸并安置好住宿的地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包小包等等数不清的行李了。从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旅行过程中，那些公使官员们或仆人们是一点儿也靠不住的，所以，对所有人与物的照管不得不都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而我母亲以她的行为也表明了无疑她是处理这一类事务的天才人选。

我们从远洋轮上下来，换乘一艘小游艇，在法租界外的码头上下了船，上海道台（上海最高长官）、上海地方长官和其他的官员都身着官服，来到码头上迎接。道台告诉我父亲，说